

一年没收入 想开网约车

——申鑫球员田俊杰尝试“重启”

待业的日子像孤零零地漂泊在无边汪洋中,前不见岸,后已无船,实在不好过。

各级联赛重启之日尚遥遥无期,参赛球队名单还没个定数,观望中的俱乐部也便不着急签人,手上没合同的球员只能继续煎熬着等。发愁已经成了习惯,但除了一天接着一天发愁,他们似乎也做不了别的事。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这两个月的厨艺突飞猛进

这样的日子,田俊杰已经过了快三个月,改用一句俗套的话,每天叫醒他的不是闹钟,是对未来的不知所措。在这个即将有数百名球员面临失业的春天,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田俊杰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一些。

1月的时候,田俊杰去趟了昆明,他想在那里找队试训,当时原东家申鑫始终未向球员下达集合通知,他和队友都明白,自己已经没法再指望回金山踢球了,只能趁早各寻出路。在昆明的半个多月,田俊杰收获不大,没有签下满意的合约,但眼看年关将至,他便决定先回到武汉家中,等过完年再出来寻找工作,或许新年的钟声响起,自己也会迎来一些好运。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回就是八十多天。封城当日,田俊杰动过离汉的念头,可他琢磨了一下,疫情当头,又是新年时分,自己根本没地方可去,便还是决定留在了家里。随后的两个多月,他和多数宅在家中的武汉人一样,过了一段心存忐忑不安的日子,有时对未来充满期待,有时又好像对日期的更迭变得麻木起来。

好在武汉人骨子里大都是乐观的,哪怕每天单调如白墙一面,大家也会想尽办法在墙上作出色彩斑斓的画。田俊杰的“画笔”是厨具,闭门不出的两个多月,他的厨艺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尽管团购来的菜也就那几样,但他照着社交媒体上的教程,每天都能变着花样把这些菜做得有模有样。其他时间,田俊杰会用玩游戏和看电视来打发。如今回过头再看,他觉得那会儿无聊又难熬的日子好像一眨眼也就过去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田俊杰是幸运的,他住的小区里没有疫情,家人和朋友都安然无恙。他家附近有家医院,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他每天都会站在窗边看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往医院运送病人,这样画面在他脑海里久久无法忘却。

封城两个月整的那天晚上,田俊杰在朋友圈上传了一段小视频,小区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武汉加油”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邻居们自发地互相鼓励令他感动不已,心中突然充满了力量:管他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没有武汉人跨不过的坎。

“还是怀念申鑫。俱乐部还在就行,希望申鑫能好起来,我好想回申鑫。球队的氛围总是其乐融融,管理也相当合理,最为重要的是,老板徐国良真心热爱足球。”

怀念申鑫时光 不少队友仍在求职

好不容易捱到武汉解封,田俊杰没多做停留,因为不敢坐高铁,他在4月12日那天驱车七个多小时去了杭州。封城期间,他也试图联系过一些球队,但都没能得到想要的回应,现在他只能一边先跟着别的队训练,保持状态,一边再四处打听,看看能去哪里试训。

在杭州训练的第一天,田俊杰只觉得又喘又累,三个多月没碰过球,最多不过在家做些核心练习,自己的身体想要恢复到原先的状态,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上个赛季,出于为年轻球员提供发展平台的考虑,申鑫提拔了不少年轻队员进入主力阵容,1993年出生的田俊杰无奈退让,只代表球队出战了五场中甲比赛。不过,在球员平均能力更为突出的2018赛季,田俊杰受到了主教练朱炯的青睐,他代表申鑫踢了20场联赛。

田俊杰是在2017年加盟申鑫的,可惜那年他来晚了一步,一线队名额已满,当时的主帅胡安只好把他留在预备队。2018年,朱炯回归申鑫后,田俊杰的能力得到了肯定,他被这位本土教练提拔进了一队。

一直到现在,聊起申鑫,田俊杰的语气中依然流露着浓浓的惋惜之情,与记者再三确认解散的只是球队而不是俱乐部后,他发出了一声长叹,“还是怀念申鑫。俱乐部还在就行,希望申鑫能好起来,我好想回申鑫。”

在申鑫退出职业足坛后,几乎每一位队员聊起这位老东家,言语中都

是一样的不舍,不少人甚至表示如果哪天老板徐国良重新开始组建球队,他们依然愿意回来。尽管俱乐部还欠着他们长达八个月的薪水和全年的奖金,并且自上赛季结束后便杳无音讯,但球员们对这支俱乐部的信任与热爱却似乎分毫未减。对此,田俊杰的解释是,球队的氛围总是其乐融融,管理也相当合理,不存在拉帮结派的现象,也没有其他糟乱的事,最为重要的是,老板徐国良真心热爱足球,不像有些球队的投资人,注资一家俱乐部只为给自己的其他事业牟利。

来申鑫之前,田俊杰在广东华南虎待过几年,这支曾经以现场发放百万现金而火遍全球的球队去年也出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和申鑫一样没能熬过这个冬天。广东华南虎的前身东莞南城是田俊杰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在那几年的中乙联赛中,他和后来加盟上港的贺惯、石柯、张卫等同龄球员都曾交过手,彼此双方的能力并不见得有多少差距,只是在那之后,他们走上了更大更好的平台。说不羡慕是假的,但如今的田俊杰早已能坦然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境遇了,“命该如此。”他笑着说。

焦虑的时候,田俊杰也会和申鑫的队友聊聊各自的近况,大家各有各的苦衷,前景倒是出奇一致:都不明朗。在这个多重打击并致的春天,找队的难度和心情都堪比中奖。距离申鑫的最后一场比赛已经过去快半年,

还有近一半的球员没能明确归宿。

同为武汉人的毛诗鸣在封城前曾接近加盟一支南方的中乙球队,但现在他准备去武汉三镇试训;上赛季中离开球队加盟石家庄永昌预备队的潘超然在湖北黄石老家待了两个月,耽搁了找队的好时机,现在仍处于待定状态;和潘超然同时出自石家庄的小将张毅峰正在考虑回归校园的可能性;早在去年年底便接到人和邀约的徐骏敏则因为合同原因放弃了在北京发展的机会,转而去了南通试训……还有的队友一没找到下家,二没地方训练,谁也不敢说自己会面临怎样的未来。



田俊杰的爱车曾经见证了他的爱情

“起码我还有车可卖”

田俊杰已经快一年没有收入了。他手头只有一张徐国良打的欠条,八个月工资加上一个赛季的奖金和出场费,大概有个几十万。

在申鑫的几年,他的月薪不算高,和普通白领水准差不多,不占总收入的大头,全队瓜分100万的赢球奖和每场3万元左右的出场费才是。按照中国足协不久前给出的阶梯式降薪的方案来看,田俊杰的年薪不满59万元,正处在不受影响的区间内。不过现在,“赚钱”本身才是当务之急,只要能暂时稳定下来,别的便都是其次了。

去年,申鑫欠薪的情况人尽皆知,球员们只能靠吃老本过日子,有的车贷、房贷不够还,还需要父母接济。本以为这样的窘境很快会以一份新合约告终,哪知突如其来的疫情又让生活

变得越发艰难,“就好像突然跌入了谷底。”田俊杰形容道。

上个赛季结束后,田俊杰和相恋近三年的女友步入了婚姻殿堂,他们将在今年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妻子如今辞了工作,在家养胎,用他的话说是“双双失业”。小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都压到了田俊杰的肩上,这让他快要喘不过气来,连自费试训的钱他或许都掏不出来,但他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请求援助,他必须自个儿咬紧牙关,想方设法地挺过这一关。

田俊杰考虑过卖车,他有一辆还在还贷的奔驰车,大概能卖三四十万,顺便节省一点养车的费用。另一方面,武汉家中,妻子还有一辆代步车能用。田俊杰也考虑过开网约车补贴家用。在杭州期间,球队每天上午训练,下午休息,这给了他大把可利用的时间,不过他有些担心,自己的车是武汉牌照,不知是否会因此受到限制。

所有可能尝试的赚钱方法,他都想了又想,如果真的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他也会尝试去中冠这样的业余联赛找一份合同,只要能让自己先熬过今年,一切都好说。

田俊杰唯一直接划掉的选项,是退役。此前,中国足协曾计划为失业球员提供免费的教练培训课程,为这些球员转型教练、再就业提供便利。田俊杰从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才27岁,刚进入一个球员运动生涯的巅峰期,在没有伤病困扰的情况下,他当然还想继续踢球。

“其实还好,还没有那么难。”田俊杰笑道,“起码我还有车可卖。”